



李 坚○著

儒道思想的发展

RUDAOSIXIANGDEFAZHAN

中国传统哲学是中华文明的精粹，弘扬中华文明理当了解中国传统哲学。儒家哲学和道家哲学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两大主流，了解中国传统哲学必须从了解儒道哲学开始。

辽海出版社

目 录

一、儒道思想与中华文明	5
1. 儒道思想的历史定位	5
2. 儒道思想的核心观念——天人合一	9
二、儒道思想的形成	18
1. 儒家思想的初创——孔子	18
2. 道家思想的初创——老子	33
3. 儒家思想的完成——孟子	48
4. 道家思想的完成——庄子	56
三、儒道思想演变的合流趋向	71
1. 儒道思想的第一次合流	71
2. 儒道思想的第二次合流	97
3. 儒道合流的内在原因——对立互补 相互相成	115

四、儒道思想的影响与价值	130
1. 儒道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130
2. 儒道思想对外国文化的影响	143



中华文化百科（74） 卞孝萱 主编

儒道思想的发展

李坚 著

辽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儒道思想的发展 / 李坚 著. —沈阳: 辽海出版社, 2011.9

(中华文化百科 / 卞孝萱主编)

ISBN 978-7-5451-1428-7

I. ①儒… II. ①李… III. ①儒家—哲学思想—通俗读物②道家—哲学思想—通俗读物

IV. ①B222-49②B223-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72480 号

责任编辑: 段扬华

责任校对: 顾季

封面设计: 佳图堂设计工坊

出版者: 辽海出版社

地 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

电 话: 024—23284469

E-mail:dyh550912@163.com

印刷者: 三河市国源印刷厂印刷

发行者: 辽海出版社

幅面尺寸: 165mm×230mm

印 张: 10

字 数: 104.8 千字

出版时间: 2012 年 4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 201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9.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试读结束: 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一、儒道思想与中华文明	5
1. 儒道思想的历史定位	5
2. 儒道思想的核心观念——天人合一	9
二、儒道思想的形成	18
1. 儒家思想的初创——孔子	18
2. 道家思想的初创——老子	33
3. 儒家思想的完成——孟子	48
4. 道家思想的完成——庄子	56
三、儒道思想演变的合流趋向	71
1. 儒道思想的第一次合流	71
2. 儒道思想的第二次合流	97
3. 儒道合流的内在原因——对立互补 相互转化	115

四、儒道思想的影响与价值	130
1. 儒道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130
2. 儒道思想对外国文化的影响	143

一、儒道思想与中华文明

当代中国人是伟大的中华文明的传人，有责任继承弘扬中华文明，光大优秀传统文化。

中国传统哲学是中华文明的精粹，弘扬中华文明理当了解中国传统哲学。

儒家哲学和道家哲学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两大主流，了解中国传统哲学必须从了解儒道哲学开始。

1. 儒道思想的历史定位

(1) 中华文明千古不衰的奥秘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上下五千年，是世界古代四大文明之一。彪炳史册的四大文明对人类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可惜的是，随着岁月的流逝，古埃及、古印度、古希腊的文明俱已夭折湮没，曾有的辉煌变成历史的陈迹，聊供后人凭吊。惟有中华文明绵延至今，独放异彩，依然生机盎然。自成体系、博大深邃的中华文明是先民嘉惠后人的无比丰厚宝贵的财富，使中华民族无愧于一个优秀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中华文明千古不衰这一事实，使它不仅具有文物般的历史意蕴和审美价值，更具有科学的研究的认识价值。它是又一个斯芬克斯之谜，吸引人们绞尽脑汁、破解它缘何能超越时间年轮愈久而弥新的奥秘。



解铃还须系铃人。中华民族创造了中华文明，中华文明的长寿奥秘蕴藏在中华民族的创造伟力和创造过程之中。中华民族用心血汗水浇灌培育起来的文明之花，凝聚着中华民族的深邃智慧和崇高精神，是民族智慧的结晶。破解中华文明长寿不衰之谜，必须深入到民族精神、智慧之中寻求答案。然而，精神世界是无形的，我们怎样直接准确地把握了解这一无形的精神智慧世界呢？

哲学是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是人类智慧的最高创造。中华民族的精神创造力的最高产物就是中国哲学，理解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的最佳途径是研究中国哲学。中华民族是富有理论思维、辩证思维的民族，她的哲学创造力不比世界上任何其他民族逊色。在中华文明史的数千年长卷中，哲学史是成就煌煌的一个篇章，这里涌现出了众多哲学家思想家，培植了森然的哲学书林，形成许多学派和思潮。专门的哲学活动、哲学思想汇成了中国哲学历史之河的主流，它是人们研究中华民族哲学思维的主要着眼点。此外，人们还应看到，在中国社会有一个特殊的现象，就是哲学不仅属于好学深思的文化人，也属于不事诗书的寻常百姓家。山上樵夫，水边渔父，没有什么文化，却不乏朴实而又充满哲理的警句，颇耐文人雅士寻味。他们表现出的深刻智慧和达观态度，蕴有某种哲人的风采，如《三国演义》开篇辞所描述，“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民间大众的理性达观精神汇成中国哲学历史之河的底流，是中国传统哲学保持无限生机的源泉。

饶有趣味的是，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家力图沟通上流社会和民间社会，让玄虚的哲理之学成为全民族共享的精神资源。他们不是把哲学作为少数人垄断的专利品，而是千方百计地把它通俗化，普及到民间去。中国哲人大都是教育家，开馆授徒，广招弟子，向社会传播扩散他们的哲学理论观念。

从孔子开始，中国哲人一边做文化教育工作，一边做哲学启蒙工作，编写出很多启蒙教材、普及读物，让高深的哲理变成浅显的常识，滋润蒙童和学子的心智，培养理论思维能力。旧时影响很大的《三字经》，讲到很多历史故事和哲学道理，其开篇第一句便是“人之初，性本善”，讲的是哲学人性论的一个基本观念：人有人性，人性本善。作为启蒙教材，《三字经》让儿童在启蒙之初即受到哲学人性论的训育，树立起人性真善美的信念。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到，哲学思维、哲学信念支配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创造活动，成为推动中华文明不断发展的精神动力。

(2) 中国传统思想的核心学派

中国传统哲学体大思精，学派林立。先秦有儒、墨、道、法、名、兵、阴阳等诸子百家，他们相互攻讦辩难、自由切磋讨论，呈现出百家争鸣的热烈景象。魏晋以后又逐渐衍生出玄学、禅学，隋唐以后又有儒教、道教、佛教禅宗三大思想流派，三教鼎立、争长竞雄，共同促进中古以后哲学思想的发展繁荣。

学术的繁荣必然伴随学派的分立，学术的发展演变又不可避免地导致学派的兴替生灭。学派的生命力不同，在学术发展中的地位和命运也不一样，有的学派一时显赫，迅即淘汰，有的学派长盛不衰，愈久愈兴。有的学派起伏不定，时而进居统治地位，时而备受冷遇。以中国传统哲学各学派而论，墨家倡导兼爱非攻，兴盛一时，号称“显学”，从者云集。名家讲究辩说逻辑，辞锋锐利，雄辩滔滔，也有过流行士林的风光。但墨家、名家中途夭折，没有持续发展下去，以至成了“绝学”。兵家代不绝书，法家延续有人，只是兵家偏重于军事谋略，法家偏重于刑政法律，对哲学思想的研讨仅居从属地位，不够“专业”。阴阳家喜谈阴阳五行、天道人



事，富于哲学意味，但其所论过于神秘，结果走向方术迷信，背离哲学的理性精神。佛教禅宗享有三教之一的显赫地位，与儒教道教相颉颃，但比较起来，佛教是汉代以后才从印度、西域传进来并逐渐流行的，禅宗形成的时间更晚，对中国文化的发展没有起到儒、道诸家那样久远巨大的作用。况且佛教不是中国本土的固有文化，它扎根中国需要改造自己，使之中国化，它受到中国本土文化的影响大于它给予中国文化的影响。因此，上述各家各学派虽然有其不可取代的学术地位，有其独特的历史作用，但他们在中国传统哲学的领域内，不占首要的核心的地位，不是中国哲学发展的主流。

构成中国传统哲学核心的是儒家、道家哲学。

首先，儒道两家几乎贯穿中国传统哲学发展的全过程，从先秦算起直到近现代，儒道哲学世代相传，绵延不绝，以至有“道统”、“学统”之称。所谓道统、学统，就是指儒家宣讲的道理，有一个传授接续的系统，每一重要的儒学家都是这一系统的传人。儒道两家的接续系统以及围绕这一系统展开的理论观念，成为中国传统哲学发展的主线。

其次，在中国哲学史各阶段各学派中，儒道两家都居于突出的核心的地位。先秦诸子百家，以儒、道两家阵容最强，思想体系最庞大，理论观点最深刻，如果说儒道两家是红花，其他各家不啻衬托红花的绿叶。儒道吸取了其他学派的思想营养，又给予其他学派以重大影响，这种吸纳力和影响力使儒道在保持自身特色的同时得到充实发展，成为推动其他学派并超越其他学派的中坚力量。百家争鸣中儒道之间的争鸣是主旋律，他们给予对方的激励和影响远超过其他学派，从对方得到的补益当然也最为丰厚。这又使得儒道俨然一对畏友，相携共进，从一个阶段迈向另一个阶段，从一场讨论转入另一场讨论，成为参与几乎每一哲学论争的主角。

再次，儒道两家的哲学观念已经融入中国人的思维方式、

行为方式和人格模式之中，在中国人的心灵深处扎根，不知不觉中化作民族精神民族性格的基础，左右着中国人的一思一虑、一言一行，支配了文化的创造发展。如果人们细心观察，就会发现，中国传统文化的各个门类，中国人精神生活的各个方面，都留下儒道哲学的印痕，中华文明的特殊成就，无不体现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风貌，蕴涵着儒道哲学的深沉意绪。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儒道哲学是中华民族割舍不开的文化基因和精神寄托，是中国哲学从而也是中华文明的核心。

2. 儒道思想的核心观念——天人合一

中国传统哲学的精蕴以儒道两家体现得最为鲜明，中国哲学的基本观念由儒道两家做了最充分的阐发，通过儒道哲学的天人合一命题人们会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中国哲学探讨的问题很多，归纳起来不外两个方面：一为“天”，一为“人”。中国哲人倾向于把天和人联系起来，纳入一个统一的系统中进行思考，寻求天人之间的内在规律，用司马迁的话说，即“究天人之际”。于是，天人关系论构成中国哲学的基本理论内容和主要的逻辑线索。思考天人关系问题，中国哲人提出两种理论模式，就是“天人合一”与“天人相分”。比较而言，天人合一是主导的理论模式，天人相分居于从属地位。天人合一内含强调统一、和合的思维方向，讲求合二而一，它代表了中国哲学、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和最高境界。追求天人合一的精神和境界，由一种思维方向变成一种理论模式，再经理论的提炼论证，变成一种哲学、文化的基本性格，是由儒道哲学完成的。因此，中国哲学的天人合一观念，其实存在于儒道哲学之中，儒道天人合一观念是中国哲学天人关系理论的典型。

(1) 天人合一观念的萌芽

儒道哲学的天人合一观念由上古社会原始宗教的天人合一观念转化而来，西周时的“天人通德”观念是哲学天人关系思想的萌芽，它为儒道两家提出天人合一理论做了准备。

在传说中的“五帝”时代以前，人类处在蒙昧之中，没有力量抵抗自然力量的侵害，人与自然融为一体，人的自我意识尚未明晰，人和神直接相通，没有界限。《国语·楚语》记载，当时“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这是一种原始混沌的天人不分的生存状态和思想状况。到五帝时代，颛顼“绝地天通”，将天上的神界与地上的人间世界区分隔离开来。这是一次思想革命，它断绝了以往天神与人间的通路，确立了天神与人间二分的思想观念。从此，人类从天人浑沌不分的蒙昧状态走出来，以天为至上神顶礼膜拜，人类只能通过巫祝等少数特殊人物或卜筮祭祀等宗教活动，间接得到天神的旨意。人类有了自我意识，但却将自己置于天神的主宰之下，天是高居人上、与人对立的异己力量，人必须服从天意，听命天神的威权。

这种天人分隔的思想观念在殷周之际受到冲击。周人看到，一味顺天，以天神旨意为人类活动的惟一根据，是靠不住的。天意天命与人间相通，天意改变天命转移同人间事务紧密相关，人类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争取得到天命。周人沿着天人相通、王权天授的思路，着重在人事方面使道德与宗教相结合，解决天人沟通问题，建立天人之间直接的内在的联系，提出了一套“敬德保民”、“以德配天”的思想。周人以为，上天有德性，对人间君王有“择德降命”的能力，天命是天的德性的表现，天命的内容是“罚罪降丧”和“休善畀命”，即惩恶扬善。天命与人事紧密相关，天命的转移

全因为君王是否崇尚德行。天与人间在道德上相通，有共同的善恶选择，君主如果确实“尚德”，能够“敬德保民”，就会得到上天“降命”；如果失德，残民自逞，就会得到上天惩罚，失位丧国。殷人灭国，周人代兴，就是因为殷失德，周有德，引起天命转移，以有德罚无德所至。周人还认为，周王是“皇天上帝”的“元子”，秉承天命来到人间，是天在人间的象征，君王与天帝是一家人，因此，天人不仅通德，而且同体，天人是合一的。

西周初年由周公加以论证的“敬德保民”、“以德配天”的理论，虽然承认天命的存在及其至上权威，承认天命转移决定朝代兴替人事演变，却以君王的德行和民心向背作为天命转移的根据，从重天命转向重人事，实际上否定了天命的绝对性，将原来的所谓天与君王的无条件的间接同一变成有条件的直接合一，从此，人类社会内部原因（如民心），人身的精神道德因素（如敬德）开始独立，成为抽象化普遍化的现实力量，成为天子取得天命不可缺少的决定性因素。另外，君王与天的合一建立在德的基础上，德的客观内容是“保民”，于是天与君王之间加入了民的环节，民与天开始有了某种积极的间接联系，这标志民的地位已被统治者承认，天人关系的世俗性增加，民与天已经有所勾通。这预示着民与天的距离逐步缩小，王与天的距离正在拉大的内在趋向。这一趋向的发展，便是《尚书·泰誓》的“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之所欲，天必从之”，认为天命从民意中观察，民意是天命的显现，民意几乎取代了王命而确立起它与天命的直接联系。进一步发展就有了晚周的“汤武革命、顺天应人”的说法，天人终于并立起来并达到新的统一。

(2) 儒家天人合一观念的奠定

春秋战国时期，天种和天子的权威、力量受到普遍怀疑，人权上升，人的自我意识提高，宗教神权衰落，骂天诋神几成潮流，天神与君王之间进一步分离，天神君王与人民更加疏远，“民者神之主”、“先民后神”的说法屡出不鲜，天人关系发生根本转变。德作为沟通天、王的中介，发挥更大的作用。当时的另一趋势是，天的宗教神秘性质逐渐淡化，向自然之天复归，由超人的主宰力量变成与人的生存、生活息息相关的客观自然环境，与天相通的人间主体逐渐趋于普泛，由君王转向凡民百姓，观念上逐渐由重君王转向重天重人，于是天王合一演化为天人合一，儒家天人合一论应运而生。

孔子是由宗教天人合一观念转向哲学天人合一观念的第一位思想家。他的思想新旧杂陈而以新为主。就天命观念而言，他保存了天命观念，提倡“畏天”“顺命”，“死生有命，富贵在天”，承认某些旧的宗教祭祀活动及其形式的必要性。天命仍然是有一定权威的外在的异己力量，令人畏恐。不过旧宗教天命观念在孔子心目中已失去原有的权威，孔子的天命观已融进了适应时代的新内容，如他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①天明显有自然性，缺少神秘性。又如他强调“知天命”，在天命面前保持人的自觉与理智态度，反对盲目畏天命，“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②，君子先知天而后畏天顺命，畏之是因为知之，“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他自述“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企图在承认天命存在的前提下，在天命容许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自主性能动性，实现人的行功自由，使人心与规矩、人与天命达到统一。这种天人统一的人生境界从其建立在主体的理性自觉和行为实践的自由来看，与其说它是宗教性的，不如说它是哲学性的，开中

国哲学天人合一论的先河。

孟子确立了儒家天人合一理论的基本模式。孟子解决天人关系问题的特点是明确地把天与人看作一对相矛盾的范畴，纳入一个统一的系统架构，从主体性道德性原则出发，直接以人的心性作为沟通天与人的桥梁，在主体自觉的基础上寻找建立天人合一的具体途径。孟子的基本观点是，天是宇宙间的最高存在，人是由天发展而来的道德主体，人的道德心性受自于天，天性是人性的母体或萌芽，天性与人性是完全相通的。只要人类认真地进行道德修养和理性思维，实现人性道德的基本要求，就会自然实现宇宙法则，通达天的本性。用孟子的话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①这种心、性、天三位一体的观点强化了天人合一观念的道德主体意义，认为人人皆具良心，良心即人先天固有的道德本性，是天地正气在人身的最高体现，其内容具有客观性普遍性。人类充分发挥人心的理性思维能力，可以认识人心的道德本性，体会良心的先天之善，达到后天行为与先天规范的统一。

孟子还提出“诚”、“思诚”两个范畴，指称天道、人道这两种状态、性质，“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②。所谓“诚”即真实无妄、自然而然，“思诚”即对诚的思考追求扩充。孟子认为：客观世界的存在运行是天然如此，无知无为，人的主观世界也是如其本然，至善真诚的。天之诚与人之诚本来相通，诚包含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天之诚与人之诚两个方面。客观世界、天之诚是自然而然实现的，无须人为努力，揠苗助长，这是天道；主观世界、人之诚则是人自觉追求反归自然的结果，是一种最高境界，这是人道。实现主观世界的诚，要求人“思诚”，“诚身”，在人的自身，在内心下功夫，“反求诸己”，知性明善。他说：“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其身矣。”^③“明善”即明达道德规范



和善良本性，这是反归诚、实现诚、达到主观与客观统一、外物与自我统一的必由之路。“诚身”之后的境界是物我合一的极乐之境界：“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乐莫大焉。”^②在一己之身实现天人合一，情景合一，身心合一。显然，这种合一是在主观反省内求的基础上实现的内在统一，它是主体努力从事道德修养以达道德觉悟所欲实现的终极目标，其实质不在客观之天，而在主观之人，合一的重心落在道德主体的自我反省自我实现的努力功夫之上。

(3) 道家天人合一观念的确立

儒家天人合一观念强调人的主体性，轻视天的客观性，以道德主体的自觉修养作为理解天人关系的核心，含有主体性压倒客观性的倾向。道家则还天以自然之天，以天道自然作为理解天人关系的核心，否认道德主体的自觉作为的积极意义，含有客观性包容主体性的倾向。

道家天人合一观念从老子开始。老子完全取消了天的宗教神学性质，否定了天神的至上地位，赋予天以客观自然属性。老子的天，大体上有三重意味，一为浩渺苍茫之天，与山河大地相对应，二为自然无为之天，指一种普遍的属性、本质，三为天道法则之天，指自然规律。老子提出天的客观自然性质，以自然之天与人为造作相对应，意图在于把人从天的神秘威权下解放出来，成为与天地并列的独立存在物，所谓“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人取得了自身的存在权力，不依赖于超越自然超越自身的主宰力量。

老子提出“道”的范畴，将以往作为文化规范的道升做宇宙总根源总规律，道涵盖天、地、人，是客观自然的存在，在大道之下建立天人合一。老子的天人合一，首先指天、人皆由大道派生，在本原上天人是同一的，其次指天、人皆效法大道，自然无为，在法则上天人是同一的。天人从表面上